

锦云剧作集

曹禺



-  阮玲玉
-  狗儿爷涅槃
-  风月无边
-  山乡女儿行
-  背碑人
-  杀妃剑
-  乡村轶事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剧坛名家丛书锦云剧本集 锦云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 京 世 图 印 刷 厂 印刷

40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 印张 20 插页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104-01622-8/J. 702 全十册 定价 300.00 元

农民的儿子 执着的人

(代 序)

于是之

刘锦云,1938年生,剧作家,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院长。

他出生于河北雄县、大清河北边一个闭塞的小村里,从小过着大河里洗澡,庄稼地里拾柴火的生活。

曾祖一代是地方乡绅,至祖父一支没落下来,成了贫农。抗战初期,父亲当了八路军。

祖上的“余荫”没有享受到,父亲又革命去了,母亲的指望就落在锦云身上,叫他上学,好好念书。先是在村里上复式小学——那是在一个教室里容纳四个年级,四班学生一位老师轮流教的。小学毕业后,1952年考上北京的中学——十四中。母亲眼看着锦云背着铺盖卷儿走出村口,孩子从此过上城市生活。

城里的孩子看不起农村来的同学,问锦云:

“你看过电影吗?”

“你们知道花生怎么长出来的吗？树上长的，知道吗？一刮风，树上花生刷刷响哩！”

城里的孩子默然了。

锦云就是这样迈进城市，并于195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上中学、大学几乎全部靠助学金，放假期间间或当当小工，挣点钱算是补贴。锦云至今怀念那些靠助学金念书的日子，他说：“国家那是花了好几千块呀，所以毕业以后，分配我到哪我到哪，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又把他分配到北京农村，叫他搞“四清”他就搞“四清”，叫他从此在农村工作，他就埋头干下去，一气在农村干了十六年。以后才开始发表作品，一直到1982年到了北京人艺，才成为专职剧作家。他是带了比十六年还要多的生活积累到北京人艺来的。这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剧院的一笔财富。

都说锦云的语言好，台词漂亮，这是他长期积累的结果。

他自幼就是小戏迷。村里有个河北梆子的小科班，他从小爱看，看了回来，还跟小孩子们一起排演，你装谁，我装谁；你是忠，我是奸地学着演唱。有些唱词都背得下来，但不甚懂，也不知是什么字句。子弟兵宣传队进村演抗敌戏，他们

也学着演唱。这种模仿的兴趣还及于乞丐。村里的叫花子耍骨头唱数来宝，他也爱听；花子一路数下去，他也跟他走下去。来北京上中学，学校恰离天桥近。天桥在这个农村孩子的眼里简直是庙会，乡下庙会一年才两次，天桥则天天有，这又吸引了他，成为那里的常客。——民间说唱滋养了我们这位日后的作家。

另外，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开始学写诗，学写唱词，这就是他自觉地在语言上下功夫的时候了：这时候他书读得多了，童年、少年在民间吸收的营养也开始起作用了，这就使他逐渐生长出自己对语言的要求来：“上口、简洁、凝炼、没有废字”，这是他一般的要求；“生活的、性格的、文学的”，是他对戏剧语言的要求。

可以这样说：他自立的语言要求，经过努力，在他的作品中是达到了的。读他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他的语言里头常常洋溢着民间文学特有的芬芳，又流动着诗的底蕴。

熟悉他的人，便会感到他看人看得比较深，看事看得比较透。有的人，很机敏，但总是从旁看事、看人，他们有时也能得出很聪明的结论。锦云不然，他的看人阅事，总是认真的，是有真见识的。他对生活的认识，都不是“惊鸿一瞥”得来

的,是扎扎实实深入进去得来的。这与他的少年生活有关,与十六年的基层工作有关。一个献身于创作的人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以为是十分宝贵的。我总觉得创作是严肃的事业,飘浮的人,缺乏责任感的人,不是写不出东西来,而是没有分量,不耐看。一个好作家总是个执着的人。

锦云的剧本集出版了,我无以为贺,只将对他的了解介绍给读者,容或有益,是为序。

目 录

山乡女儿行(与王梓夫合作)·····	(1)
狗儿谷涅槃·····	(77)
背碑人·····	(147)
乡村轶事·····	(215)
阮玲玉·····	(267)
杀妃剑·····	(333)
风月无边·····	(383)
后记一·····	(432)
后记二·····	(434)

作者简介

锦云,本名刘锦云,1938年生于河北省雄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多年在京郊农村工作。1982年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专职编剧,1992年任第一副院长,1997年任院长,至2003年。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山乡女儿行

(三幕四场话剧)

(与王梓夫合作)

第一幕

[1952年春天。

[北运河畔，河湾镇。傍河一户人家。土坯房，门窗油饰一新。秫秸短篱，门前一株巨柳。窗前丁香花如穗如缨。院中有长条板凳等坐物。正是东风送暖，万物勃发的时候。乡间在“扫盲”。墙壁、树干和指示牌上分别写着：“山墙”、“柳树”、“大运河”等字样。门前路，一条通运河，一条向镇里。

[幕启。唢呐声声，《歌唱二郎山》的曲调隐隐可闻。刘广茂肩挑修理担上，手拿铁片“甩子”，一抖，哒啦啦、哒啦啦地响。

刘广茂（环视，读字）山墙、柳树、大“军”河……

[薛亚珍上。她衣着素洁，一根粗黑的发辫垂在脑后，鲜亮的红头绳在头上打个蝴蝶结，手里提着捆在一起的几个方方的中药包。她听见外乡来的修筐箩簸箕的师傅读了错字——

薛亚珍（回首一笑）大“运”河！（入院进屋）

刘广茂嘿，可不是，“大运河”，真露怯。大运河，好宽的大运河呀！

[他在大柳树下摆开地摊。有顷，薛老根拿簸箕上。

- 薛老根 小师傅，辛苦啦！把这簸箕给拾掇拾掇。
- 刘广茂 大伯，您辛苦！（接过）好物件，真骨（读二声）利，有年程了吧？
- 薛老根 土改那年置的，三年啦。
- 刘广茂 上手一归置，保您赛过新的。
- 薛老根 能陪下我这后半辈子来吗？
- 刘广茂 您哪，硬朗儿的，少说还能使坏这么十个簸箕。
- 薛老根 好，那我都找你给修。庄稼人有个顺手家伙，干活儿心里痛快。
- 刘广茂 是这话。
- 薛老根 小师傅，哪儿的人哪？
- 刘广茂 远啦！
- 薛老根 嚯，天边儿上？地沿儿上？
- 刘广茂 差不多呀——山里头！
- 薛老根 好地方啊！
- 刘广茂 敢情。树下有粮食，树上有果子，一年到头不断溜儿：小满见樱桃，芒种吃黄杏，处暑打核桃，霜降摘柿子，立冬收黑枣儿。这都是铁杆儿庄稼。春冬两闲，咱就出外跑跑手艺。
- 薛老根 对，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啖呐声。〕
- 刘广茂 大伯，这是谁家娶媳妇哪？
- 薛老根 东头老苏家聘闺女。
- 刘广茂 喜事办得挺红火。
- 薛老根 今儿还不算正式行礼，是到区公所领结婚证的日子。
- 刘广茂 领结婚证也办吹打儿？
- 薛老根 乍时兴，不是稀罕儿吗？那苏老头子也是有俩钱儿

烧的，显能呢！小师傅，今年多大啦？

刘广茂 属羊的，二十二。

薛老根 成家啦？

刘广茂 还不知道老丈人是谁呢！

薛老根 甬忙，家有千顷地，不如好手艺，赖歹不了。

〔薛亚珍自门内出来。〕

薛亚珍 爹，这儿河风多大呀，看把您吹着。

薛老根 爹又不是纸糊的、泥儿捏的，别那么蝎蝎螫螫的。

薛亚珍 病病歪歪的，还逞啥能？

刘广茂 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老多保重。

薛亚珍 爹，回家吃药吧！

薛老根 我信不过那些洋药片儿。

薛亚珍 是刚抓的汤药。

薛老根 大忙忙的，哪有闲工夫得病啊！（捶捶腰）你万堂哥呢？

薛亚珍 一大早，饭都没顾上吃，就让豆腐坊的二嫂叫走了。

薛老根 这两天，他那心里就像长了草似的。顺河地里的麦苗儿该搂了，你瞅他惦着吗？整天价上识字班哪，演戏呀，真比那村长还忙。还有老苏家那丫头，三天两头找他，大男小女的一块儿和（读四声）和，没个样儿！

薛亚珍 他们又排新戏呢。人家说，俺哥装谁像谁。

薛老根 当不了饭吃！这回行了，笛儿、喇叭一吹，给苏家那丫头登了记，野马就拴上笼头喽！回家，拾丫头。

刘广茂 （小声）拾丫头？

薛老根 （夸赞地）嗯，是俺打河神庙里拾来的……

薛亚珍 （嗔怪地）爹！

薛老根 当初抱回来的时候,才这么大(比划),一转眼长成大闺女啦,瞧,俺们俊不?

刘广茂 (不知如何回答)嘿,嘿嘿……

薛老根 过年就十八了,快跟俺万堂圆房了。

刘广茂 (有所悟地)噢,童养媳!

薛亚珍 (最不爱听这个,一回头)讨厌!

[父女俩进家。豆腐二嫂追着薛万堂上。薛万堂留分头,制服上身是手工做的,胸前别钢笔,装笔的什色线套花边露在外面。

二 嫂 万堂哎,平常看着你活蹦乱跳的,到了这肯綮儿上,你怎比俺做的那豆腐还软呢?

薛万堂 (为难地)让我再想想。

二 嫂 还想个啥?人家大姑娘拉下脸来求你啦!没听人说,这结婚证一到手,就是老家儿不操办,俩人也许可入洞房。

薛万堂 瞧您说的。

二 嫂 就是那么回事儿。傻兄弟,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趁那头那酒鬼还没到,你俩先到区上把手续办了,先攥个有把儿大烧饼!

薛万堂 这事儿,也得跟俺爹、跟拾妹子商量商量啊!

二 嫂 再商量可就鸡飞蛋打啦!瞧那苏凤秋,哭得泪眼儿妈妈似的,你不心疼?她爹那死牛筋头,就认准了那头有钱啦。凤秋来求我,我有啥法儿?你当我有这份儿瘾哪?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拾丫头也可怜见的,你爹更不好惹。可你跟凤秋不是暗巴搭儿地“相”上了吗?眼瞅你们水葱儿似的一对儿睡不到一个炕上,我起心里堵得慌!拾妹子我也

不能亏待了，她的事儿还是包在我身上，我给她寻个好的，保险比你强！

〔苏凤秋急上。这是村里有名的太胆、泼辣又稍显风流的一位姑娘，衣着鲜艳，但不俗气，赶时兴梳了两根辫儿，刘海儿齐眉。

苏凤秋 二嫂，您瞧，倒是去不去呀？

二嫂 他呀，死豆儿不开花儿——就差你这把火儿啦！（灵机一动）哎哟，我那豆腐跑锅啦……（边向凤秋递眼色，边将她推向万堂。跑下。）

〔万堂与凤秋相视，欲说话。忽然发现了一直坐在树下的刘广茂，苏凤秋狠狠地瞪他，刘广茂知趣地挑担下。

苏凤秋 （对万堂，单刀直入）我问你，你是不是舍不得她？（指院内）

薛万堂 （诚实地）是……

苏凤秋 那你还跟我来这一套？

薛万堂 凤秋，听我说，我跟她好是好，可是没那个……

苏凤秋 哪个？

薛万堂 就像咱俩……

苏凤秋 那叫啥？

薛万堂 ……寒碜。

苏凤秋 真窝囊，白跟你在一块儿演了冬仨月的《小女婿》……（动情，唱《小女婿》中的《翻身五更》调）月牙儿弯弯哪，星满天哪——

薛万堂 （小声接唱）意中的人儿情缠绵哪——

苏凤秋 （唱）我们手拉手儿肩靠肩哪——

薛万堂 （唱）知心的话儿说不完哪——

〔二嫂跑上。〕

二 嫂 嘿，乖乖，真有你们俩的，光唱管什么用！凤秋的老爹绕世界找人哪！那头要是一来，“杨香草”就成人家的啦！别在这儿唱了，咱们区公所唱去，快走……

〔薛万堂被二嫂、苏凤秋拽下。〕

〔唢呐声声。薛亚珍从屋里出来，在院中架起三块砖，点火，熬药，随口哼着唢呐奏出的曲调。薛老根端小筐箩出屋，拣豆种。有顷。〕

薛亚珍 爹，说点什么吧！

薛老根 （沉吟片刻）话说老世年间哪，也是这春季天，正是家家户户提耒下种的时候。有个穷汉子，穷得铁锅吊在屋顶上当钟敲，不用说，家里五谷杂粮一粒也没有。农时不可违误，万般无奈，他到一户财主家去借高粱种。财主翻翻眼皮，满口应承，让他明天再来。第二天，他果然从财主家背回半袋子高粱种。种上了，一天不出，两天不出，十天、半月过去了，地里还是光溜溜一片。他找遍了二亩地的沟沟垄垄，嘿，在地当中发现了一棵高粱苗儿。那位说，怎么回事？（亚珍捂嘴笑）原来黑心财主把借给他的高粱种像炒马料一样上锅炒过了！只有一粒掉了在锅台上，没着锅，又扫归了大堆儿。瞧，就它出来了！那穷汉把一年的心思，一年的力气，一年的汗水，都用在了这二亩沙田一根苗上。那高粱苗也真可人疼，是越长越高，越长越大，等扬花晒米的时候，就像在这二亩地上扯起了湛青碧绿的天篷。金风壮籽粒，粒粒玛瑙红，那穷汉心里美滋滋儿、甜丝丝儿地等着开镰收割。噢，镰刀不行，得大锯。就在这时候，半空中飞

来一只大鸟，衔下高粱穗，展翅腾空，飞往西天去了。
大鸟飞呀飞，穷汉追呀追，追了七七四十九天……

薛亚珍 追上没有？

薛老根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后晌再说。

薛亚珍 爹，您快说呀！

薛老根 (手遮阳望望天)瞧瞧，快晌午了，你哥还不回来。趁暖和我去点几棵大麻子。

薛亚珍 过晌儿接着说，可不许坑了那穷汉。爹，您悠着干，别累着。

薛老根 知道，知道。(端瓢、扛镐下)

[苏凤秋慌张跑上。

苏凤秋 (欲进又止)亚珍，拾妹子……

[薛亚珍不知是哪位姐妹，故意仍旧低头熬药，笑而不答……

苏凤秋 (疑惑地)你笑啥？

薛亚珍 想大鸟呢。

苏凤秋 大鸟？

薛亚珍 上天了……凤秋姐，是你？大喜的日子，你怎跑这儿来了？

苏凤秋 我爹找我呢！

薛亚珍 登记了吗？

苏凤秋 啊？没……

薛亚珍 你不同意？

苏凤秋 嗯……

薛亚珍 为啥？

苏凤秋 那头儿的人，三十八啦，去了当填房，是个大酒包。

薛亚珍 你爹愿意？

苏凤秋 图的进门当家,吃喝不愁,日子好过。

薛亚珍 明知是火坑,你可不能跳啊!

苏凤秋 拾妹子,你心眼儿好,必有好报……

薛亚珍 那怎么办呢?

苏凤秋 (凝视亚珍)你,喜欢万堂吗?

薛亚珍 (羞赧地)看你,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脾气秉性都知道,看着就顺眼呗!

苏凤秋 他喜欢你吗?

薛亚珍 你怎么啦?

苏凤秋 说呀!

薛亚珍 他呀,知冷知热的,从小就疼我。有时候也犯倔:小丫头家家的,懂啥? 那我也不生气,他是好人,泥人还有土性儿呢! (笑)那年来个算卦的,爹给俺们算了一卦,你猜那瞎眼先生说俺俩什么来着?

苏凤秋 说啥?

薛亚珍 说俺俩是金童、玉女。

苏凤秋 算卦的没准儿,你可千万别信,一点准儿也没有。

薛亚珍 我想,金童、玉女准是两口子。你说呢?

苏凤秋 (直截了当)要是我也喜欢他呢?

薛亚珍 谁呀?

苏凤秋 万堂。

薛亚珍 没溜儿! 自个儿的事都火上房了,还有心思恁别人,亏你!

苏凤秋 真的,你说,要是我也喜欢他呢?

薛亚珍 (痛快地)我就挪窝儿让位,我搬走,你进来——不害臊! 凤秋姐,你怎的啦……

苏凤秋 (抽咽地)妹子……